**疫情三部曲（三）———影片余温**

**摘要：2022年冬天，有一只镜头拒绝降温。它被人举在街头，举得比白纸还高。别人举口号，他举光圈；别人念标语，他念快门。我忽然想到，那镜头拍下的并不只是人群，是时间。时间通常无影，镜头给它找了一件外套：冷、亮、白。**

作者：张致君

编辑：何清风

“世上有两样东西最怕热：一个是谎话，一个是镜头；偏生手心一热，它们就开始滴水。

镜头是冷的。厂里出来时，它的心不过一块玻璃加几片金属；拿在手里，贴上皮肤，才慢慢升温。温度从哪里来？从掌心，从呼吸，从不合时宜的好奇。有人不喜欢这种温度，觉得发热的镜头像发炎的眼睛，会把不该长出来的东西拍出来。于是他们主张给镜头降温：罩袋、封存、断电、停用。冷到一定程度，镜头就学会“自我毁灭”：只拍风景，只拍花，只拍庆典的笑。

2022年冬天，有一只镜头拒绝降温。它被人举在街头，举得比白纸还高。镜头里，风从东到西，人从南到北，灯从亮到更亮。镜头没有说话，声音从四面八方撞进来，再从它背面无声地散开。它不过是个孔，却比许多嘴都会记事。

拿着镜头的人，我见过。他走路不快，像怕踩痛街上的影子。别人举口号，他举光圈；别人念标语，他念快门。他的肩不宽，肩上的带子却很稳，一头连着镜头，一头连着他不太出名的名字。名字后来出名了，是因为镜头有了温度——温度惹事。

我常思考，镜头为什么“惹事”？因为镜头记得太多。它记得人群里那只抖了一下的手，记得纸边的一滴雨，记得警觉从一双眼睛里迅速逃走，又从另一双眼睛里迅速回来。镜头是个忠诚的叙述者，忠诚到不肯删掉“无关紧要”的抖动与迟疑。不删的人，往往要被删掉。于是，镜头被套上袋子，名字被按在桌上。按住者微笑道：都是程序，别急。

程序是温柔的，它让冷变得理直气壮。冷的好处很多：器材不坏，记录不乱，解释不累。只是街头因此降到零度，零度之下，许多呼吸不见雾了，看起来像没有。没有呼吸的城市，睡得很沉——沉得像石头扔进湖底，不起泡，连鱼也不惊。

有人说：“镜头没有立场，它只是光学。”这话对，也不对。镜头确实只会进光，却会把光引向某个人的脸。那一刻，立场就长出来了，无需表态。镜头对准哭，哭就有位置；镜头对准笑，笑就有分寸。更多时候，镜头对准等待——排队、核酸、出示、扫码。等待久了，人会忘记自己在等什么，于是镜头替他记。最可怕的不是镜头看见了你，是你习惯镜头看见你；更可怕的是，你习惯镜头不看见你——你成了背景，被无害化地擦掉。

我认识一个修机的老匠，他告诉我：镜头若长期不拍，会生霉；若只拍一种，霉会长在眼里。他说这话时，用布擦自己的眼镜，布上落下灰，灰里有微小的光点。光点像水里的盐，尝不出味，却让水有了性格。

后来，事情如你所知：有人来敲门，镜头被装袋，名字被装进另一只袋。袋子有口，口上有绳，绳扎得紧。紧到什么程度？紧到舌头也跟着打结。于是传媒上出现了一种新句法：被动、抽象、无名。它们像三位德高望重的老师，教你如何把一个夜晚改写为“某地某时发生情况”，再把“人”改写为“有关人员”，把“看见”改写为“据称”。据称久了，连据称的人也开始据称自己。

可镜头的温度不是据称。它是当时、当场、当面——是风经过玻璃时起的那一层雾，是手心因为握紧而出的一点汗。温度一旦存入画面，就像把手印按进湿泥，干了也在。有人想磨掉，于是派来一队解释，拿着抛光机，对着泥印一顿打磨。打磨的声音不小，像一支乐队在演出。演出结束，台上很亮，台下很暗。亮处说：看，地面整洁如新；暗处却有人摸索到一道浅浅的凹，像一只没化好的皱纹。

我去看过那条街。白天，行人稀少，咖啡馆里的杯子很薄，薄到几乎听得见指尖摩挲的“沙”。我坐在靠窗的位置，窗外风把落叶翻了一遍又一遍，翻到背面，背面还是叶。柜台上的电视在放新闻，新闻说“秩序井然”。井然两个字落地很稳，稳得连杯垫都不偏。偏的是我心里那颗螺丝，拧得太紧，咬住不松。我把杯子端起来，照着窗口，杯里倒映出街对面一扇门——有人曾在那扇门后按下REC。现在门关得严丝合缝，像纸封了一层漆。

我忽然想到，那镜头拍下的并不只是人群，是时间。时间通常无影，镜头给它找了一件外套：冷、亮、白。穿上外套的时间被递给我们看，我们接在手里，有的人手心热，有的人手心凉。我不知那位举镜的人此刻手心什么温度，只知他的名字被许多嘴说过，又被许多句式吞回。吞回去的名字会去哪儿？大概落进嗓子后面那条狭窄的沟，和咽口水的动作挤在一起，时不时哽一下。

写到这，我本想抒一口气，偏偏气卡在肋下，进退两难。于是想起一个笨法子：把镜头比作灯。灯不必须照亮正义，灯只负责让你看清屋里的家具——沙发在左，桌在右，门在正对面，谁坐下、谁站起、谁绕到镜头背后去了。看清之后，你还是可以选择不开口；不开口，不等于没看见。灯的温度来自灯丝，灯丝细，易断。灯一旦灭，屋里的人会说：本来也没什么可看的。我不劝他们，我只在门框上摸了一把，那儿有一道极浅的划痕，像曾被谁急急忙忙抓过一次。

我收好笔，像把镜头收入袋。与那只“被收入”的袋不同，我这只袋没有绳子，只有一枚扣。扣很松，风一吹就开。开了也不紧要，稿纸会翻一页，白页露出来，白得像一面微型的幕。幕上没有影，只有温度。温度看不见，摸得着。你若把手心贴上去，会觉得它不烫，只是暖。暖到什么程度？暖到记忆还敢伸手，暖到夜里也不太冷。至于更多，我不说了。说多了，镜头要起雾。雾里的人看起来都像好人，这不好。

若你问，镜头究竟该几度？

我答：不冷不热，正好烫手。

烫一下，便知还活着。